



好风景也在马鞍山

甘建华

微信中见有人到了四川稻城,大加赞叹道:“真美啊!难怪有人愿意死在亚丁。”我则拈花一笑:美丽的地方何止一处,许多好风景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,譬如此刻伫立的马鞍山观景台。

此马鞍山非彼马鞍山,远离安徽东部那座城市三千里。它坐落在衡阳市郊两座名山之间,北面是雨母山,南面是十牛峰。雨母山上古时期即有名,三皇五帝之帝尝祠,神农雨师之赤松子坛,都是全国唯一的纪念地,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《荆州记》《太平御览》及历代方志均有记载。十牛峰有仙翁骑牛化为十座山峰之说,又传炎帝南巡曾在此采药,唐代贞观年间即建有神农祠。而马鞍山却藉藉无名,不说古时候的方志野史,就连现今出版的衡阳市县地名指南,都无法找到相应的条目,甚至没有出现“马鞍山”三个字,更谈不上诗文流传。但它的确如清末光绪《清泉县志·地理志》对十牛峰的记载:“巔极高耸,登之,左蒸右湘,悉在顾盼。”既然叫马鞍山,想来当然是以山形得名。

马鞍山离吾家晴好居廿公里,我来这一方山水游玩,不知凡百几十次了。但登临山顶揽胜雁城,屈指数来至今只有三次,而这仅有的三次,也都与入山打水有关。雨母山至十牛峰一带,拥有充沛的水源,据说地下500米深处,有一条阴河从山底下穿过。这儿的植被条件完好,因而泉眼甚多,比较知名的有井吉泉、寺门泉、竹山泉、丝塘泉、柏形泉、高笋泉、毛山泉、老井泉等。因了这山这水,老人们年过八九十岁十分寻常,乡间小道时见百岁老人的身影。

我最喜的是花钱井,此“花钱”并非消费行为,而是以往民间娱乐的一种粗糙硬币,但不能流通使用。由此可知,这个井是有些年头了。我曾在微友圈推介:“花钱井水,清澈澄明,甘冽润喉,沁人心脾,胜琼浆玉露远矣。”结果惊动了许多人,甚至半夜三更开车去打水,恶劣者还带着小型抽水泵,一口井如何经得起这样地汲取?自去年以来,我再去那儿打水,每每扑空,怅然而归。好在今夏发现了十牛峰下一口好井,距离却比金钱井远了差不多十公里。便有人劝说:成本太高,咱不喝这泉水又有何妨?诸君有所不知,就像某些广告文字的噱头:一次某地之行,一生某地之情。这一带的泉水用桶盛放家中,

十天半月甚至二十来天,没有异味,没有渣滓,依然晶莹透亮,味道甜美,夜半喝生水也不拉肚子。泡绿茶水温六七十度,红茶黑茶普洱茶滚沸冲泡,喝下去口感殊佳,肠胃欢畅,通体舒泰,非言语可以形容也。再喝自来水或纯净水泡的茶,却怎么也难以下咽,整天都懒洋洋地没有精神。似乎是,喝了多年的山泉水后,人业已被它控制,有了极强的依赖性,否则便会违和失常。有时到了其他地方,同样也喝山泉水,我都能立刻品味出与雨母山一带泉水的不同。

早年间大学地理系没有白读,我一直有一种感觉,这水可能蕴含稀有矿物质。果不其然,前年湖南省地矿局水文地质勘查发现,它真是稀有优质富锶矿泉水,含量2.74—6.04mg/L,超过锶矿泉水界线指标数十倍。而锶是人体内的一种微量元素,对于骨细胞生长分化和骨基质吸收沉积,都有不可替代的生理作用,对人体动脉硬化具有软化作用,可预防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,并具有抗氧化、防衰老的功效。怪不得,岳母早些年身体已经不行了,后来从城区搬来住到我家,每天喝雨母山泉水,直叹“怎么这么滋润啊”。今年去世前的这几年,她平时连咳嗽都很难得,敢情与这山泉水有关呢!

今日再来马鞍山下,画家李竹华问我知否这儿有一眼古泉,我却浑然不知。经过一长溜快要枯萎的美人蕉旁,进入一处干净整洁的农家院落,见有一汪清澈的泉水。拿桶可以直接舀取,先尝一口,不错不错,端的是我熟悉的口感。于是,喜滋滋地装满两桶,驱车直奔马鞍山水库大坝。

其实,马鞍山水库是以前的旧名,听说正做十牛山水风景区规划,已经更名镜马湖。这儿不是市郊蒸湘区地盘,属于衡南县(旧称清泉县)车江镇金盘村,并村前叫金马村。镜马湖并不十分浩大,百来亩水面的样子,就像一面明镜,微风过处,碧波轻漾。湖中有十几只白鹅戏水,头鹅在前屈项向天歌,后面尾随着一队红冠战士应和,来来回回,煞是可爱好玩。又见忽忽飞来一只野鸭,歌翅立 in 坝坡上,样子与鹅无甚区别,仪态雍容大方,并不十分怕人惊扰。坐在坝上排列的长凳上观看风景,名画家李清白、赖尚平说,用手机拍摄镜马湖的山水,画面的效果亦似桂林漓江墨绿的两岸。他俩今春曾来这儿采风,并有写生作品正在不远处的雨母山艺术家部落展出。

我第一次登临山顶是李竹华引路,这一次又是他组织我们国庆出游。其间第二次刚好是一年前,我与妻子、女儿远足至此,顺着水泥马路往高处行。山坡极陡,上山

腿脚已是十分吃力,下山坡度更显急促难行,随时有一头栽下山去的幻觉。沿途植有木芙蓉,正是花开时节,红艳艳地绚烂了半空,不管有没有人欣赏,它只管自己恣意绽放。想起唐代诗人谭用之“秋风万里芙蓉国”诗句,感叹我们湖南的山山水水毕竟与别处不同。

爬行一千多步,到了一处山头,见远处山上有一溜黄墙黑瓦,仿若天上宫阙。挣扎着再行数百步,到达寺宇前坪,虽然关门闭户,却见“群信寺”三个大字,工程尚在兴建之中。天风吹我衣,我面朝远处的衡阳城廓大吼几声,疲惫顿消,心胸为之一爽。按照我平时的步速,一公里大约走1500步,两千多步当在一千四五百米。而实际上,城区石鼓书院海拔69米,镜马湖大坝高程130米,寺前的海拔只有255米,湖与山巔的相对高度150米许。然而山的险峻雄峙,在衡阳盆地相当突兀,远远地一望便知。

今天我们驱动四轮上到山顶,将车停在寺旁,走到一处民居样的房舍前。一个年过花甲的男子坐在门前,满脸堆笑做欢迎状,说这儿就是老群信寺。我吃了一惊,只见红砖墙体嵌有一道大理石门框,上书“马鞍圣殿”。再往里面一瞅,又是一进敞开的简陋厅堂,上有白色木牌书“群信寺”,迎面一个神龛,却不见供奉菩萨。问这男子姓氏,回答姓张名纯良,是个瞎子,话语倒是洒脱,与常人没有任何区别。再要问他话时,忽闻一阵奇香弥漫,原来是门前一株桂花树,枝头的秋,香了整座山。众人都往前走了,我却停了下来,将鼻子凑近枝叶花蕊跟前,使劲地嗅这馥郁的芳香,心肺一下子通透豁亮,脑子也一下子清醒许多。征得他的同意,我折下一枝,插在上衣口袋。

观景台在山头的另一面,可以凭栏远眺四野八方,但见竹林如海,高低错落的山峦间,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竹梢。在此之前,我的确不知道衡阳近郊有这样大的一片竹海,约有万亩之广,层层叠叠,不见人家,完全是一派乡土原生态风貌。与我曾经见过的益阳竹海、耒阳竹海和南岳竹海都有所不同,仿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群山奔突,万马奔腾,在夕阳的辉映之下,形成一幅上空金色、下方翠绿的天堂般画面。吾妻、小女指点着各处山脊线,争说哪处像马鞍,哪处像狮头,哪处像天狗,哪处像睡佛,极尽各种想象之能事。金风拂面,聆听近处的竹林一阵喧哗,似有野雉、野兔从中快速驰过。回忆一个小时之前,画展上所见李竹华的《竹报平安》,长竿劲节、竹枝摇曳之下,两三只鹤鹑啾啾觅食,意态安祥,寄寓着画家对于祖国母亲的美好祝福。身处马鞍山上的竹海之中,众人一时间静默无语,大地山河的诗意缓缓地淌过心头。

大地的箫声

龙 吟

一夜秋风,吹散了漫天的暑气,也吹黄了漫山的绿林。风声掠耳,如泣如诉,如埙如笛。庄子说:这是大地的箫声。

在这样的秋夜,那怅然若失的旋律,那空蒙缈远的节奏,那悱恻懊悒的人生命运,那难以释怀的家国萦情,从大地的箫声里缓缓溢出,如柳烟一样弥漫在月下的江岸,亦如大彻大悟后的灵魂低语。此情此景,让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穿越时空,去仰望历史深处那些伟岸的背影。

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”一个出身皇胄的楚国贵族,一个旷世未有的古代才子,因为妄议朝政而被流放。然而在悲苦的流放途中,他关注的不是自己多舛的命运,而是那个已把他抛弃的国家的前途。“岂余身之殒殃兮,恐皇舆之败绩。”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。”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!”那三百七十三行《离骚》,就像这大地的箫声一样,震撼着后世吟诵者的灵魂。

中国的文化史,除了诗之外就是史了,而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的《史记》,自然就是史中的一座高山了。然而,垒起这座高山的竟然是一个受了宫刑、身残处秽的男子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自称:“隐忍苟活,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。”但他在写完《史记》后,为自己也写了一篇《太史公自序》。他在文中感言道:“夫《诗》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美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足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而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,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,又何尝不是一组大地的箫声呢?

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这是一个绝意仕途、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之士在归隐田园之后的自我安慰。但是,他是真的不想做官呢,还是受不了官场那种辱没人格的戾气?如果他真的不想做官,他还读那么多书干什么,还写了那么多诗展露自己的才华,而且还在作一种“幽兰生前庭,含薰待清风”的期待。也许,这是另外一种格律的大地箫声。

中国的文化史,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被这些诗与史浸润着的。这种浸润,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,无所不及,以至于我们今天读中国化史,都能强烈地感受它的旋律与节奏。因此,随便从哪个朝代读起,都能够读到这些诗与史的雄浑与高亢。但是,每次读后,我的心头都不免隐隐作痛,都不禁会想起那些作者凄切的命运。而他们的命运,就如这秋风吹出的箫声,空远而凄迷,荒凉而孤寂。

因此,大地的箫声是那些俯仰天地的文人在低吟,在泣诉。他们头顶着寥落的星辰,独守着一弯瘦月,而他们的生命中,最为伤感的是命运之秋萧萧落叶。这样的文人,他们或穷途潦倒,或隐迹市井,或独行于天涯,或苟活于草莽。在这样的時候,大地的箫声,就成了他们生命中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节愁肠。

可以想象,他们中有很多人才华横溢却报国无门,仕途无路,心中的一腔忧患与热血,只能化作满纸的悲泪与哀怨。在如此命运多难的时候,大地的箫声仿佛又成了他们仰天长啸的喉咙。

但是,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,众多古代的文人依然泪洒莽原,声恸山川,依然在蓄势待发,渴望为脚下这片热土付出自己毕生的才情。可是他们大都又不愿卑躬屈膝,不愿乞求,不愿在俗世中苟全一己的性命,他们宁可把一腔才情废于荒野,烂于泥沼,也不会为了点滴的荣辱而出卖自己高傲的灵魂。在这样的孤傲中,大地的箫声也就成了他们人格与精神的象征。

因此,在屈原的流放之地,在司马迁的受刑之处,在陶渊明的隐迹之所,夜阑更深时,他们独自在月下饮酒,石上听风,面对烟波浩淼的故国河山,任灵魂被秋风吹成飘然于山川大地间的绵绵音韵。

很多年了,我一听到这样大地的箫声,立即就会被它清远而低回的旋律所捕获,所牵引。远远地静心聆听,那大地的箫声,像是在招魂,又像是在远别。更多的时候又觉得,那大地的箫声,像是黄河在咆哮,侧耳一听,又像是泰山在怒吼……